

针灸治疗慢性疲劳综合征现状

★ 易光强 黄毅祥 卢敏 (广西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针灸科 南宁 530023)

关键词:针灸;慢性疲劳综合征

慢性疲劳综合征(Chronic Fatigue Syndrome,简称CFS)是以慢性疲劳持续或反复发作6个月以上为主要特征的一组症候群,常见的伴随症状有低热、头痛、咽喉痛、肌痛、睡眠紊乱及抑郁、健忘等多种躯体及精神神经症状。好发于20~50中青年女性,该病1988年由美国疾病控制中心(CDC)正式命名^[1]。近年来CFS的发病率逐年上升,严重威胁着患者的身心健康,生活和工作质量,因此世界各国都重视对此病的研究,成为国内外医学界广泛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。但由于现代医学对CFS的病理机制尚不明确,临幊上缺乏确实有效的治疗方法。而近年来的文献报道说明,从中医整体观念、辨证论治的角度出发,利用针灸调节机体的整体功能,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来治疗这一疾病有独特的优势。

1 中医学对CFS病因病机的认识

中医学虽无慢性疲劳综合征病名,但历代医籍对本病论述甚多,如张仲景在《金匮要略》中所论的百合病、脏躁病,《景岳全书》中所述的眩晕,李东垣在《脾胃论》中所指的脾胃内伤,以及历代医家有所发挥的郁证、虚劳等,其病因、病机、症状,乃至治疗都与CFS有某些相似之处^[2]。多数医家认为CFS是一种多脏器、多系统功能失调的疾病,其病机主要为脏腑亏损、气血阴阳不足。其病位涉及五脏,尤以肝为要,同时与心、脾、肾(脑)相关。杨氏等^[3]认为本病的发病原因主要在于情志内伤复加劳役过度或外感时邪,导致肝、脾、肾气化功能失调,病理关键在于肝气虚致气血疏泄失常而引起脾、肾功能异常。刘氏^[4]认为饮食生活不规律、过度劳累、长期的精神心理压力及房事不节等造成的肝、心、脾、肾、脑功能失调是本病的关键:肝郁气滞,心主失养,脾肾不足是本病的基本病机。马氏等^[5]认为肝肾不足在慢性疲劳综合征的发生、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。综合以上各家,本病发生主要与情志因素有关,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,生活不规律及过度劳累造成脏腑亏损,气血阴阳不足是本病的基本病机。

2 辨证分型

CFS的病位主要涉及肝、肾、心、脾,但目前本病的证型划分尚不统一。曾征等^[6]将CFS分为脾肾阳虚和心脾两虚2个证型。唐氏^[7]将CFS分为脾气不足、肝气郁滞、肾虚3个证型。高氏^[8]将CFS分为肝郁、肾虚、脾损3个证型。阎虹等^[9]将CFS分为脾气不足、肝气郁结、心血不足、肾气不足、痰浊内阻、风热未清6个证型进行临床观察,并从统计学的角度分析认为针灸对肝气郁结、脾气不足、风热未清型效果较显著,而肾气不足及痰浊内阻型的疗效略逊一筹。张氏等^[10]通过对CFS证候分布规律进行统计研究,筛选出发生频率大的中医证候共有6个,分别是气虚、肝郁气滞、心脾两

虚、血瘀、脾肾两虚、阳虚等6型,并认为气虚与疾病的联系程度最大。

3 临床治疗

3.1 针灸治疗 针灸治疗CFS有很大优势及广泛前景,在运用整体观念、辨证论治思想指导下运用针灸调整五脏机制,治疗CFS取得显著疗效。曾氏等^[6]治疗38例CFS患者,辨证分为脾肾阳虚、心脾两虚两型。前者针刺百会、关元、足三里、肾俞、复溜,每次选穴3~5个,百会、足三里针后加灸5~7壮;后者针内关、心俞、脾俞、三阴交、气海,脾俞、气海,针后加灸3~5壮。均用弱刺激,留针15分钟,总有效率79%。陈氏等^[11]取穴:百会、印堂、内关、神门、气海、足三里、三阴交、太溪,采用张道宗教授自创的慢进疾退的针刺法(不分天、地、人三层),治疗CFS45例,显效30例,有效10例,无效5例,有效率为88.9%。王氏^[12]选取特定穴中的八会穴,运用一定手法刺激,留针期间中脘用温针灸以改善机体功能状态,调节神经、内分泌、免疫系统的功能状态,共观察60例,总有效率91.6%。阎氏等^[9]针灸辨证治疗慢性疲劳综合征38例,临床治愈23.7%,显效55.3%,有效13.1%,无效7.9%,总有效率92.1%。孙氏等^[13]用俞募通经配穴法治慢性疲劳综合征,取百会及关元、中极,双侧脾俞、肝俞、肾俞,温针灸,临床治愈23.3%,显效53.3%,有效16.7%,无效6.7%,总有效率93.3%。

3.2 针灸加拔罐治疗 近年来采用针罐治疗CFS亦取得满意效果。刘氏等^[14]针罐结合治疗慢性疲劳综合征40例,用毫针针刺大椎、至阳、心俞、膈俞、命门、肾俞、长强穴。起针后选择督脉和足太阳膀胱经背部第1侧线、第2侧线施走罐术,并设中药采力合剂组为对照组。结果显示:治疗组总有效率95%,对照组总有效率64%,两组疗效差异有显著性意义, $P < 0.05$ 。罗氏^[15]运用针刺拔罐治疗慢性疲劳综合征30例,针刺取双侧足三里、三阴交、神门,以补法留针30分钟。拔罐取大椎及双侧肺俞、心俞、肝俞、脾俞、肾俞,留罐10分钟。结果治愈15例,显效7例,有效5例,无效3例,总有效率90%。赵氏^[16]针刺拔罐治疗CFS38例,针取百会、四神聪、三阴交、合谷、太冲,小量刺激,灸关元、足三里,隔日1次,拔罐选背部、督脉及膀胱经第一侧线为一;另一组选华佗夹脊及膀胱经第二侧线,两组交替使用。观察60天,疗效肯定。

3.3 针药结合 临床研究证明针灸与中药结合疗效优于单纯药物治疗。刘氏等^[17]针药并用治疗CFS45例,将病患随机分为治疗组45例,对照组40例。治疗组为针药并用,对照组口服聚力合剂,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88.9%,对照组总有效率80%,2组总有效率经统计学处理, $P < 0.01$,差异具

有显著性,针药组疗效优于中药组。马氏等^[18]针刺足三里、三阴交、大椎、关元、百会并随证配穴,加服中药当归补血合柴胡疏肝为主,治疗后检测细胞免疫水平,共治疗 53 例,总有效率 86.79%。

3.4 针灸推拿 王氏等^[19]按摩配合针灸治疗慢性疲劳综合征 67 例,结果痊愈 33 例,症状基本消失。好转 29 例,症状明显缓解,功能显著改善。无效 5 例,症状无明显缓解,功能无明显改善。总有效率达 92.5%。鄂氏等^[20]针刺神门、内关、关元、足三里、三阴交,推拿以补为主,手法顺经摸揉,总有效率 96.97%。

3.5 其它 临床报道针灸配合耳针、穴位注射、点刺放血、穴位敷贴及电针等均取得显著疗效。如苗氏等^[21]主穴取足三里、三阴交、大椎、关元、四神聪。并根据辨证肾虚配肾俞、命门;脾虚配脾俞、气海;痰湿配阴陵泉、丰隆;心虚配心俞、内关、神门;肺虚配肺俞,太溪、膏肓;肝郁气滞配期门、太冲。耳穴取皮质下,交感、内分泌、心、神门、枕、耳尖。在本组 64 例,显效 48 例,有效 12 例,无效 4 例,有效率为 93.7%。熊芳丽等^[22]用黄芪注射液穴位注射治疗 32 例。取双侧足三里,用 5 ml 注射器注射黄芪注射液 4ml。每日 1 次,10 次为一个疗程。结果:治愈 8 例,显效 12 例,有效 12 例,无效 2 例,总有效率 97.3%。廖氏^[23]点刺太阳、心俞、肺俞、大椎、足三里,每穴点刺五针,放血后再拔罐 10 分钟,测定治疗前后的免疫指标,总有效率 84.4%。张氏^[24]采用敷脐疗法(灸法的一种)治疗 CFS32 例,以“益气养阴、滋阴养血、扶正祛邪”为治则,自制药膏敷脐外用麝香固牢,24 小时后取下药膏,温水冲洗肚脐。治疗 3 疗程后,总有效率 87.5%。王氏等^[25]电针背俞穴治疗慢性疲劳综合征疗效观察,以心俞、肝俞、脾俞、肺俞、肾俞为主穴,并根据辨证,气虚取足三里,百会;气血两虚取关元,气海;气阴两虚取三阴交,气海;气滞痰郁取太冲,足三里,治疗前后以 FAI 记分计算, $P < 0.01$ 证明该法治疗效果显著。

4 小结

综上所述,以整体观念、辨证论治指导的针灸疗法在 CFS 的治疗方面有很大优势。其主要作用原理是通过针刺、艾灸、穴位贴敷、拔罐等多种方法刺激穴位、经络来整体地调节人体脏腑的功能及气血的运行,再加上中医药的配合治疗兼以补益气血,临幊上取得了操作便易、疗效肯定、无副作用的显著效果。但纵观这些资料,大多还停留在单一临幊疗效观察上,治疗方法也不统一,选穴随意性大,没有形成规范的治疗方案,疗效评定标准不尽统一,有效疗程各不一致,这样势必影响到资料的可靠性和可比性。因此,今后应在统一疗程标准、严格专业设计统计设计的前提下,加强针灸对 CFS 的研究。

参考文献

[1] Holmes GP, Kaplan JE, Gantz NM, et al.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working case definition [J].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, 1988, 108

(3):387.

- [2] 田盛顺. 浅谈慢性疲劳综合征 [J]. 实用中西医结合杂志, 1997, 10(1):72-73.
- [3] 杨维益, 陈家旭. 中医药诊治慢性疲劳综合征的思路与方法 [J]. 中国医药学报, 1995, 10(2):44-47.
- [4] 刘继芳. 慢性疲劳综合征病因病机分析 [J]. 中医杂志, 2000, 41(2):124.
- [5] 马其江, 冯树军, 毕秀英. 慢性疲劳综合征的中医机制探讨 [J]. 山东中医药杂志, 2004, 23(11):22.
- [6] 曾征, 刘雨星. 针灸治疗慢性疲劳综合征 38 例 [J]. 上海针灸杂志, 1999, 18(3):24.
- [7] 唐碧漪. 针灸治疗慢性疲劳综合征 39 例 [J]. 上海针灸杂志, 2005, 24(1):11-12.
- [8] 高洁. 针灸治疗慢性疲劳综合征 21 例 [J]. 辽宁中医杂志, 1998, 25(5):224.
- [9] 阎虹, 李忠仁. 针灸辨证治疗慢性疲劳综合征的临床研究 [J]. 中国针灸, 2003, 23(4):197-199.
- [10] 张蓉, 李军, 李峰, 等. 慢性疲劳综合征证候分布规律研究 [J].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, 2004, 2(28):90-91.
- [11] 陈幸生, 张道宗. 针刺治疗慢性疲劳综合征 45 例 [J]. 中国针灸, 2004, 24(2):110.
- [12] 王玲. 针灸八会穴治疗慢性疲劳综合征临床观察 [J]. 中国针灸, 2004, 11(24):534-536.
- [13] 孙远征, 李虹霖. 俞募通经配穴法治疗慢性疲劳综合征疗效观察 [J]. 上海针灸杂志, 2006, 25(11):33.
- [14] 刘妍妍, 孙忠人. 针罐结合治疗慢性疲劳综合征 40 例 [J]. 针灸临床杂志, 2006, 22(7):41.
- [15] 罗敏然. 针刺拔罐治疗慢性疲劳综合征 30 例 [J]. 广西中医学报, 2002, 5(2):24.
- [16] 赵蓉. 针刺拔罐治疗慢性疲劳综合征 38 例 [J]. 天津中医药, 2004, 21(4):280.
- [17] 刘继平, 袁曙光, 贡联兵, 等. 针药并用治疗慢性疲劳综合征效果观察 [J]. 中华临床医药, 2004, 3(5):113-114.
- [18] 马天伟, 朱夕坤. 针灸结合中药内服治疗慢性疲劳综合征 53 例 [J]. 浙江中西结合杂志, 2003, 13(2):122-123.
- [19] 王鹰雷, 王君, 杨玲. 按摩配合针灸治疗慢性疲劳综合征 [J]. 中日友好医院学报, 2003, 4(17):252.
- [20] 鄂建设, 文碧玲. 针灸按摩治疗慢性疲劳综合征疗效观察 [J]. 中医药学刊, 2005, 23(2):349.
- [21] 苗茂, 阿古拉, 何金柱. 体针结合耳针贴压治疗慢性疲劳综合征 64 例. 中国针灸, 2005, 25(4):292.
- [22] 熊芳丽, 肖亚平. 黄芪注射液穴位注射治疗慢性疲劳综合征 32 例 [J]. 广西中医药, 2000, 23(6):30-31.
- [23] 廖辉. 点刺放血治疗慢性疲劳综合征 32 例疗效观察 [J]. 中国针灸, 2004, 2(24):91-92.
- [24] 张越林. 敷脐疗法治疗慢性疲劳综合征 32 例 [J]. 中医外治杂志, 2000, 1:14.
- [25] 王倩, 熊家轩. 电针背俞穴治疗慢性疲劳综合征疗效观察 [J].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, 2005, 25(9):834.